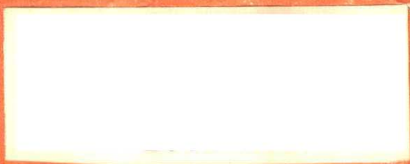


洛陽豪客

洛 阳 豪 客

王 度 庐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八 年 · 北 京

洛 阳 豪 客

Luo Yong Hao K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40,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7 \frac{8}{8}$ 插 页 2

98 1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8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48,200

ISBN 7-02-000361-3/I · 362 定 价 2.3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江水滔滔少年侠士”	
	隐凤村中少女动相思	1
第 二 章	绛窗外试剑对名花	
	洛阳东关娇娥战五虎	16
第 三 章	苏小琴闺中戏女伴	
	为防腾云虎夜夜虚惊	30
第 四 章	巨案惊人轰动洛城	
	酒楼掷花轻薄遭鞭	45
第 五 章	镜后捉贼，小姐施威	
	月夜鏖战见少年，洞穿底细	60
第 六 章	绸巾绣鞋惹起狮子吼	
	楚江涯追踪看把戏	74
第 七 章	云媚儿酒店发雌威	
	于铁鹏率众为师兄报仇	89
第 八 章	苏老太爷客舍忤从前	
	楚江涯仗义救袁翁	103
第 九 章	家中女子太可疑	
	夜深，村外，惨交	124

第十章	“竟被爸爸识破了吗？” 青蛟剑找不到仇人	135
第十一章	斜阳惨黯晚风徐起山中逢“女鬼” 清晨吊祭探询李姑娘	151
第十二章	楚江涯力战群雄 李国良老迈发忿语	168
第十三章	素幔低垂，怪贫妇半夜击棺 美剑侠扬剑捉凶	182
第十四章	夜战高岗宝剑斗金鞭 人言可畏名闺蒙羞	195
第十五章	雨天，老英雄跌死街头 河边柳畔会情人，心碎美剑侠	209
第十六章	闻说有人刎颈死 古都三访，洛阳豪客尽余情	222

第一章

“江水滔滔少年侠士”

隐凤村中少女动相思

早先，尤其是清朝乾隆年间以后，南北各城市，各码头的镖业盛行，那时候干镖行的人，是很能够发财的。保镖第一要武艺高，名声大，第二要交游广阔，所交的不仅是各路同业，因为“同行是冤家”，遇有灾难，未必相扶，最要紧的是认识各山的绿林，只要有面子，他们便不刮你的镖，投一个帖子，或是招展一下镖旗，便可以顺利的过，然而当绿林中人遇见倒楣的时候，要求镖行朋友帮助的时候，镖行人也概不能够推辞，必须尽力相帮，否则好友亦成冤家，势必讎仇相报，总而言之，早先的镖师与绿林原通声气，有的是有金石之盟，有的则抱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的一些争雄，论武，仇杀，再说虽然都是江湖粗人，可是也有男女的爱情及纠纷，这一切种种的事情，便成了后人写述武侠小说的材料。当年——清朝嘉庆年间，中州河南省，有一位出名的镖师“单剑小霸王苏黑虎”，由这个人的绰号和名字，就可知他是怎样镖悍猛勇而又年青的人，保镖三十年，作的好事甚多，恶事自然也不少，然而竟因此发了大财，收了镖旗不干，

退居洛阳城东隐凤村故乡，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并且他的二儿子因为自幼就不学武而读书，虽没有中举，却捐了一个知县，分发在山西，携带夫人去上了任，红纸的喜报荣耀地贴在隐凤村中，由此，年老的苏黑虎苏老庄主，又膺受了一个尊称，就是人都称呼他为“苏老太爷”。苏家门中出了一位知县，这也不是值得惊奇的事，他们祖上原也都是读书的人，并且，苏老太爷也弄不清是他的祖母还是曾祖母了，因为年青守寡，一生不嫁，当地的官还赠送给她一块“贞节牌”，在他家的门首也不知挂了有多少年。后来家道中落，苏黑虎流落于江湖，那块“贞节牌”早就没有了踪影，可是村中的人还都记得有一个“贞节牌苏家”。后来苏黑虎发财回家，家业重整，田园日大，他托了人情又请当地的官老查县志，找着他们家里祖上那位节妇是何门何氏，又给补送了一块红地金边金字的贞节牌，他并自己出资在村外伏牛岗附近的祖茔，找石匠为她树起了一座伟大庄严的“贞节坊”，是日并曾摆了几十桌酒席大请客。如今二儿子又作了知县，他成了苏老太爷，更足以与当地的名绅，世家相并比。然而苏老太爷意犹未尽，他自己虽老，身体跟石头一样的结实，把老婆都妨死两个了，现在并没有“老伴”，他这辈子当然不能再出“节妇”了。他又不愿意他那三个儿子都早死，自然也不希望儿媳中再出节妇，那么他属意于谁呢？他要使谁以女儿之身，轰地一声，蒙受旌表，比他闯了三十年江湖名头来得还大，并且容易，并且光宗耀祖，叫那些缙绅之家全都羡慕。——这种心思当然不是具体的，这种希望也不是太急

切的，然而他确实以此屡经教诲于他的女儿苏小琴。可惜她的女儿苏小琴今年才十七岁，未有夫家，长得太好看，恐怕有点命薄。命薄还不要紧，只怕因为貌美，就有些轻佻，这是苏老太爷私下里很担心的。苏老太爷并且常后悔，不该从女儿七岁的时候，因为喜爱她就教给她武艺，并且还为她请过教拳教剑的师傅；近两年虽然不教了，那师傅也走了，可是恐怕她把武艺早就全都学成了。长拳短棍，越脊蹿房的功夫究竟至如何的程度，苏老太爷倒还没对女儿细加考察过，可是女儿把一口宝剑使得飞熟。说到剑法，这原是苏老太爷一生的绝技，他有一口“青蛟剑”，别人不许摸，永远悬挂在他卧室的壁间，女儿小琴几次要想动一动，看一看，练一练，都被他严词地拒绝，他宁可给女儿另买一口铜活簇新，分量稍轻的宝剑去要着玩儿，可不许动他的那口“青蛟”。他时常独坐屋中，眼望壁间的“青蛟”而发呆，叹气，有时也抽出来“当当”的弹几声而傲然自得。这口剑倒未必能够“削铁如泥”，可是一定是三十年前就永久在“苏老太爷”的手中，曾用它护送过万金镖车，打服过众山豪霸，义救过不少善良，可也大概杀戮过不少人，作过些毒恶的事，已往种种，苏老太爷不愿向人提说，他现在专心地拜佛行善，并且好静慕雅，他在宅中的前院特别设置出来一间佛堂，里边供着许多尊佛像，终日香烟缭绕，磬声常鸣，跟一座小庙无异；他的须子养得日长，变得更白，他终日拿着一挂念珠，嘴里时常诵着含糊不清的“枉生咒”，好象一位老比丘，那些过往的僧道，化到他的村里来，他总要施给。此外

他还在客厅里挂了许多幅名人字画，在里院又筑了四座花畦，里面种的全是牡丹花。牡丹是“富贵花”，现在他家里已经富贵了，自然需要这种花儿来作陪衬，作点缀，但最要紧的是为他的女儿小琴来看着玩，到了春天，叫女儿学着灌溉灌溉，也省得她去想别的事。女儿的婚姻的事，老太爷是非常关心的，不过虽也有媒人来提说过，可总不“门当户对”，岂只门不当，户不对，而且媒人只要一来，就招老太爷生半天气，因为两三个媒人来提的只是那一门亲，就是离此不远，登封县，也是以保镖起家的土财主鲁家五虎，大爷吞山虎是苏老太爷当年的朋友，二爷腾云虎武艺高强，是有名的恶霸，他今年已经快到四十岁，竟屡次三番地托媒要娶这里的小姐小琴为续弦。这，慢说太差，就冲着他家都是镖行——说镖行是好听的，实际上，苏老太爷知道吞山虎那小子干过绿林——这就不行，苏老太爷是想把女儿嫁到官宦之家里去的，命好，叫她当一品夫人，将来受诰封，命坏就叫她给婆家挣贞节牌坊当节妇。只可惜，二儿子也是七品官儿县太爷了，偏偏就没有那不是衰败的官宦之家来到隐凤村提亲；左一趟，右一趟，来提亲的都是鲁家五虎中的那条“腾云虎”。苏老太爷先是婉言谢绝，后来有人传过话来，说是：“那边说了，如若老太爷不答应这门亲事，他们就要来抢。”因此，老太爷一怒，当时将媒人打出了大门，并摘下青蛟剑要去跟鲁家五虎干一干，气得高大的雄躯发着抖，扫帚眉毛高竖，豹子眼睛瞪起，紫红色没什么皱纹的脸孔腾起杀气来。然而心里一转念，念了声“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神态立

即又平和了，用巨掌去挂上了宝剑，又捋了捋飘在胸前二尺多长的白髯，口中不住念着咒语，抑制胸中的恶气。这些事，他也不对女儿去讲，后来登封鲁家依然派人来厚着脸求亲，但苏老太爷就躲在佛堂里不见。苏家的家道愈来愈富裕，因为大少爷苏振雄在潼经商，生意兴隆，不断地派伙计给老太爷捎钱，并给他太太——大少奶奶人氏送贴己；二少爷苏振忠不必再说了，携带着夫人在任上很好，时常派头戴红缨帽的差官送来平安家信，和那地方的土物，并且每次全都附带来银票；只有三少爷苏振杰却很不成材，老太爷也教给他武艺，但是他一点也没学会，二十多岁了，整天游手好闲，要不然就在东跨院他的屋里，跟他那脸上有雀斑的媳妇卢氏，一会儿好的蜜里调油，^其会闹得又鸡吵鹅斗，老太爷只是念经，也没法管。小姐小琴是在北屋里住，有乳娘何妈妈陪伴着，她的父亲在家时，她从来也不出门。西屋空着，窗上常挂着绛色的窗帷，小琴小姐有时候在那屋里做活计，她的绣活做得跟她的宝剑舞得同样地精，一般地好，并且一个十七岁的闺中少女是最喜欢打扮的，她的睡鞋就不知做了有多少双。这天，她又在西屋里剪裁了一双绣鞋，忽然见仆妇赵妈进屋里悄悄地跟她说：“东关里的那个孟广，又来了。”孟广外号人称“银钩孟广”，年有四十余岁，在这洛阳城东关开着一家小镖店，他是唯一现在还与苏家交往的人。听说他是苏老太爷早先的伙计，人又忠厚，苏老太爷久绝江湖，可是从他那里还能得知最近的一些江湖之事。今天，他又来了，也没到里院，也没象往日似的，见了小琴总要恭敬地

问说“小姐近日没再练习宝剑吗？”只在外院跟老太爷谈了些话，就走了。然而老太爷却象是受了什么刺激，晚间跟三儿子和女儿在一起用晚餐时，他忽然把筷子向桌上“吧”地一拍，大笑着说：“我告诉你们！今天孟广来了，他告诉我，现在长江一带出现了一位少年侠士，那武艺，比南方的著名好汉万里飞侠高炯还要高，可惜不知此人的姓名，但是孟广听江南来的人把他说得如同生龙活虎……”三少爷苏振杰大口嚼着肥肉，就笑着说：“咱们去会一会他呀？”小姐小琴是发呆地问说：“没听说他是谁教出来的徒弟吗？”苏老太爷兴奋地本来是想往下再说，可是忽然看见摆在自己眼前的原是几样素菜，他似乎想起来自己原是已经念佛烧香的人，岂可再又触动这些江湖意气？所以立时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只又念佛。他一念佛，小琴就什么也不敢再问，但忽然地因此在脑里印上了江水滔滔，一位英俊的少年的影子，——这是假想的，但她总是排除不开。自这天以后，苏老太爷的精神显得反常，念经越发勤了，几乎整天在佛堂里。小琴的心，是几乎收束不住了，恨不得当时就到外面走走，尤其是往江南去走走，仿佛心里才痛快。她住的北房是一明两暗，早先她的父亲在东边那暗间里住，现在是搬到前院佛堂对面的客厅里去了，但这屋里，壁间仍悬挂着那口青蛟剑，西里屋是乳娘何妈妈居住。小琴是个小姐，她可一个人住在外屋，有一张檀木的小床，也不备床帐，对面是一座很大的穿衣镜，她每天除了梳头更衣之外，总要对着这镜子照上无数次，她太爱自己青春的芳颜了。这镜子常印着她的苗

条身子，瓜子脸儿，不用描而自然清楚纤秀的似乎微微含着点儿“顰态”的双眉，那真象樱桃一般可爱的小口；她的眼睛本来是双眼皮，水灵灵的十分俊俏，她还惯会运用，时常对着镜子自己跟自己倩目流波，或是瞪眼发威。她最怕何妈妈自里屋走出来看见她，那她立时就觉着很害羞似的。这一天距离孟广来的那天又有四五日了，一清早小琴起来对镜梳头，刚自己编好了长辮，正拿着黄杨木的木梳拢那额前齐齐的“孩儿发”，忽见赵妈拿着簸箕条帚走进来，有什么要紧事似的，悄声对她说：“这么早，那孟广又来啦！”小琴淡淡地说：“他本来是跟老太爷认识多年了嘛，他早先就常来，这值得什么大惊小怪？”赵妈却说：“嗟哟！小姐您那里晓得？早先他来的时候都是嘻嘻哈哈，一点事也没有，待一会就走，这两次来，他都是有事，说话都背着我们，咱们的老太爷平常善得跟一个老菩萨似的，可是上一次，孟广来说了几句话，弄得咱家老太爷是又瞪眼，又抡拳，一个人儿在外院来回走，哈哈地笑，——我说句不好听的话，简直跟疯了似的，一口一声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好少年！好少年！……现在，刚才孟广捶了半天大门才进来的，老太爷刚烧完了早香，他给请到外院，我正在那儿扫地，我就听孟广说了一句什么云二寡妇，老太爷立时两条腿就打哆嗦，脸也白了……”小琴才听到这里，就吃了一惊，摇头说：“我不信！”赵妈说：“您不信？您快到外院去看看吧！我想一定是有点事。”小琴当时扔下木梳就跑出了屋，可是见她的爸爸已自前院走来，她最怕被她爸爸看见，必要申斥地问说：“你

连衣裳还都没换好，出来干吗？是要察过我的事吗？你一个姑娘家，多管什么？”她受过这样的申斥已不止一回，每回被责备得都要哭，所以现在她赶紧隐身在西北墙角那牡丹花畦的后边，有矮矮的透明的竹篱，牡丹并且已长了许多的嫩叶，她蹲着身，她的爸爸就看不见她，但她却看得见她的爸爸。只见苏老太爷站在东跨院的门前高声叫着：“振杰振杰！”那是有他的儿媳妇住的院子，所以他向来也不走进去，连叫了四声，仆妇金妈才自那跨院走出来，问说：“老太爷叫三少爷有什么事吗？三少爷还睡着觉没起来呢！”小琴一听，就觉着不好，“怎么金妈连一句谎话也不会说？这样一定得招我爸爸生气。”果然，今天老太爷是与往日不同，往日知道儿子在屋里睡早觉，虽然也不高兴，可是不发作，今天却大发雷霆，喝叫道：“快去把他揪起来！不用问我有什么事！”小琴就知道那银钩孟广的确是给了老太爷带来刺戟，使老太爷又反常了。她赶紧趁着爸爸还没回身的工夫，就站起来，轻轻地跑到北屋的屋门口，假作才开门，才从屋里走出来的样子，脚登在石阶上，一手推着屋门，问说：“爸爸！有什么事呀？”苏老太爷好象吃了一惊，疾忙回过头来，把头摇了摇，故作镇定地说：“没有什么事，我只叫你三哥出来，吩咐他几句话。”小琴依然不进屋去，就向那东跨院里去看，待了一会，就见她的三哥苏振杰一边系着裤腰带，困眼朦胧地从里边出来，说：“爸爸！是您叫我吗？我是早就起来啦，可是我昨晚上不知怎么受了寒，闹肚子，连上了好几趟毛房啦，——爸爸找我有什么事呀？”老太爷招手说：“你到这儿

来！”此时老太爷已不再生气，神态很是平和，但说的话似乎比往日快，声音也发沉重，可见他的心里其实是很紧张的，不过在表面上还故作镇定，从容。他把三儿子振杰就叫到北屋，小琴也随着进来，只听苏老太爷说：“我近来常作梦，梦见南海大士，观世音菩萨。”苏振杰说：“那是爸爸要成神啦，不然就是咱们家里要有喜事。”他的妹妹却站在他的爸爸身后边用眼睛瞪他。苏老太爷却郑重其事地说：“我想是观世音菩萨来点化我，刚才孟广也来，说是城内有许多念佛烧香的人，都已经前去朝普陀，南海普陀山在大江以南，离咱们洛阳有两三千里，趁着我的身体还行，还能骑得动马，我要去走一趟。”苏振杰说：“爸爸要朝普陀山，还要骑马去干吗？马留在家里好不好？我听说人家朝五台山的和尚，全都是拿脚走着去？”他的妹妹又瞪他。苏老太爷却觉儿子说的话对，点头说：“本来是应当步行而往，那才显得虔诚，我年青的时候，这几千里地的路，滚也滚着去了，可是现在不行！外表看着我还硬朗，实则我已自觉年迈气衰，好在咱们并不是高僧高道，也不想成佛作祖，这不过是念了几年佛，有一点虔心，趁着还有一口气，去拜拜南海普陀山，潮音洞，紫竹林，也许能受到菩萨的一些感化。我还想顺路到江苏铜山县去看看你那秦叔父秦铁棍，还有早先到咱们家中来过的你们那李伯父李国良，现住在江南，我也想去看看他，因为我们都是多年的弟兄了，三十年前在一块儿保镖，还干过……”他没往下再说，只说：“我打算今天就走，可是现在我得先去拜一拜祖塋，以向祖先辞行，你们愿意跟着我去吗？”

苏振杰说：“我可还得上一趟毛房。”小琴却很喜欢，因为可以出门去玩一玩了，不过却又有点忧愁地说：“爸爸您何必这么急呢？今天去拜坟，不会过两天再走吗？”苏老太爷却摇了摇头，只说：“你们换换衣裳吧！我到前院去等你们去了！”说着就走出了屋。这里苏振杰皱着眉对妹妹说：“我真懒得去！”小琴说：“你要不去，我就一个人跟爸爸去。”苏振杰吐吐舌头说：“那我可不敢！好在他老人家可快走啦！这一走，至少也得半年才能回来，嘿！那可真好，由着咱们的性儿，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当时又十分高兴，跑出屋去回东院，先报告他的媳妇去了。这里，小琴对镜梳理梳理了头发，又要更换新衣裳，她的乳娘何妈妈要拿出一件粉红的绸子小夹袄来给她穿，她却撅着嘴摇摇头，因为她不敢穿，她知道她的爸爸若见她穿上这种颜色艳丽的衣裳，一定要大不乐意的，所以她只能穿上那么一件老气的古铜色的冲子袄，下面还得穿百褶的青裙，因为爸爸吩咐过，只要是出门，就非得穿上裙子，不然就象是挖菜的穷女孩子了，那里还象是“小姐”？她打扮完毕，她三哥来找她，苏振杰现在也穿上了长袍马褂，头上还戴了一顶没有顶儿的红缨帽，悄声地抱怨着说：“这么三步半路，还得叫咱们打扮一回，我真觉着麻烦，幸亏爸爸快要走啦，快走吧！菩萨要是眼睛，给他也在南海安上一个莲花座，就叫咱们的爸爸在那莲花座上一坐，得！叫他老人家在那儿享受香火，咱们在家里享福，谁也不能来管咱们了。”小琴也笑了笑，实在她也是老早就盼着爸爸快些再去闯江湖，闯了一辈子江湖的人，却在家里看着

儿女，连半步也不准迈，谁能够受得了？这算是好了，他老人家可要走了，虽说外面也许有什么凶险，可是大概不至于，因为他老人家在江湖上还有朋友，并且菩萨也不能一点灵验没有，总得保佑呀！……因为盼着他们的爸爸快些离家，所以兄妹二人赶忙到了前院，老太爷已经命人把家里的骡车备好，仆人苏禄又问：“还用备马吗？”苏老太爷却说：“暂时不用，可是你叫耿四将我那匹黑马备好了，预备着就是了！”苏禄连声答应着，——这个在这里已经服役有二十多年的仆人，他知道老太爷说朝普陀当天就要朝普陀去了，他也不胜惊异，并带着点留恋，老太爷却出门就叫女儿上了车，并命放下了车帘，他们父子在后边步行跟随，就走了。这正是阳春三月天气，古都洛阳，天气已暖，自黄河自洛水那边刮过来挟着砂尘的软风，吹到脸上发暖，黄土旷野，青草已生，中间夹杂着无名的野花，颜色娇艳，都象小姑娘那么好看；蝴蝶儿也翩翩地飞翔，总是双双对对，冬天不常见的小鸟，此时也来到那碧绿的柳梢，唱着欢悦的歌曲；远天无边，白云连着青山，近处的田亩如锦，农妇伴着农夫在那里操作。苏家的祖茔就在隐风村的东南，伏牛岗的附近，离着洛水的西岸很近，据说“风水”是很好的，所以族中虽已萧寥，门庭虽已败落，还能于苏老太爷这么一个自幼流浪江湖的人，起而兴家，家里并且又有作官的后代了，这都是苏老太爷认为祖茔的地势好，留有余荫之故。但他来到这里，带领儿女拜过了祖坟，他却又感触丛生，站在石头筑的贞节牌坊的旁边，向着小琴说：“我走后什么全都放心，没有人敢来打抢

咱们家里的赏财，因为绿林人至今还没有忘我的英名，我虽不在家，他们也决不敢来到太岁头上动土，再说我已嘱咐孟广，叫他时常派人来照应，这我都不挂念。只是你已是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了，家中并无长男，你三哥是个废物，以后恐怕难免有人来搅扰。其实这也不要紧，只要你永远不出闺门，在家里也不要穿花红柳绿的衣裳，夜晚睡眠要搬到里屋去，天一黑就将屋门锁闭，那就管保没有什么事，干脆一句话，你只要时时记住咱们家里的贞节牌坊，记住女儿家应守三从四德，这就用不着作爸爸的多说话了。”又转首向三儿子振杰说：“平常我知道你是又懒又不会干事，可是这次我走之后，你得学着点顶起这个家来！记住了好了，不要常到城里去胡游乱逛，不相识的人，莫与他交谈，无论是谁来找我，你就说我没在家，也不用说我上那里去了！”苏振杰一声一声地答应着：“是！我知道！是！我听明白了！”其实他就一句话也没往耳朵里去听，他只在想着等爸爸走了以后，他应当怎样的玩乐。小琴是低着头，一声也不言语，她的爸爸又叫她上了车，于是父女三人回到家里。此时马已备好，苏老太爷依旧不显出匆促的样子，先细心地将他的行李包袱系好，又把他原来的卧室中的几只箱子检点了一番，然后叫来两房儿媳，也嘱咐了一番，又嘱咐金妈好生浇花，他也不准家中的女眷往外送他，只由苏振杰送他出了大门。苏老太爷又向苏禄等男仆，特别是打更的耿四，都嘱咐了许多句话，就骑上了马，带着行李，挥动了皮鞭，出了隐凤村就向东去了，这时的天色还不到晌午。苏振杰见他爸爸走了，他乐